

勞動文藝叢書

童工白王璽

報 告

丁 克 辛 著

勞 動 出 版 社

勞動文藝叢書
童工白玉璽

報告
丁克辛著

勞動出版社



★ 童 工 白 玉 璽 ★

作者 丁 克 辛

出版 發行 勞 動 出 版 社
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

印刷 勞 動 印 刷 廠
上海延安東路一三〇號

初版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

(0001—5000)

校對 汪興紫

目 錄

- 一、村邊有水，山上有花，生活得很愉快。……………（3）
- 二、日本打進中國來了，母親氣死了！……………（5）
- 三、從姑姑家裏到老娘家裏，又從老娘家裏到姑姑家裏。……………（7）
- 四、只有這個老鼠是最親愛的朋友了。……………（10）
- 五、成天看變戲法，成天去溜冰。……………（14）
- 六、去侍候「太君」，「太君」有一夜却嚇跑了！……………（17）
- 七、受苦就受苦吧，還要害病！……………（19）
- 八、不願意洗尿布，又去替日本鬼子餵馬。……………（21）
- 九、從太原到甯武，替鬼子修砲樓。……………（24）
- 十、想去當八路軍，又嚇得不敢去。……………（26）
- 十一、從甯武到大同，又從大同到宣化。……………（29）
- 十二、八路軍收復宣化，白玉璽解放了！……………（33）

- 十三、同伴們歡送白玉璽，白玉璽又回去看同伴。……………(37)
- 十四、一小半時間工作，一大半時間學習。……………(41)
- 十五、同志們都愛護白玉璽，白玉璽接受了批評。……………(45)
- 十六、白玉璽賞了模範，八路軍是救命星。……………(50)
- 十七、如今白玉璽是有名的砲手了！……………(54)

一、村邊有水，山上有花，生活得很愉快。

白玉璽，今年十五歲。日本鬼子打進我們中國那一年，他才七歲，在本村小學堂裏唸書。唸的什麼書，現在一點也記不清了。只記得教書先生是一個老頭子，戴一副大玻璃片的老花眼鏡，黑鬍子像刷子，臉孔又尖又瘦。可是脾氣挺好，很喜歡小孩子，不打也不罵。唸了有半年，一本書都弄爛了，認得的字很少，只認得人、狗、大、白……後來忽然學堂不開了一，因為日本鬼子到了太原，又佔了平定。太原離白玉璽家裏一二百里，從白玉璽的家走十五里就到平定縣城。

白玉璽很高興，學堂不開，又有得玩了。他以爲又可以常常和村裏一般大小的小孩子，像以往一樣，大熱天到村邊小河裏去洗澡，摸河裏的石頭，大大小小的石頭。有時候就跟羊官到山坡上攔羊。不是攔羊，白玉璽不會攔羊，是去採野花的。山上野花真是多：有小黃花，有小紅花，莖是青色的，根有點兒甜，也有點兒苦。還有大碗花，粗莖花。還有很多草，各式各樣的草：有很軟的長葉子的，有刺手的圓葉子的。還有各色各樣的蟲：螞蚱、蠍虎……多哩，說不盡。回到村裏就和許多

兒童拾洋槐樹的花，又香又甜，可好吃哩。百靈鳥、黃雀兒還在樹上唱歌，唱得真好聽，是唱給白玉璽他們一羣孩子聽的。這些鳥真好，真是快樂，白玉璽和牠們一樣快樂。

母親喊他們吃晚飯了，於是大家才回家。口袋裏裝滿了洋槐樹的黃白色的花，跑得像野兔子一樣快。母親拿出黃黃的棒子麵餅給他，還有小米稀粥，還有菜……夜晚，睡在坑上，睡得真香。有時候忽然從夢中叫醒了，喊着「我的花，我的花……」。於是睡在旁邊的母親就輕輕摟着他，輕輕的說：「呵，玉璽，玉璽，不要怕，娘在這兒哩！」白玉璽什麼也不知道，又呼呼的睡着了。

二、日本打進中國來了，母親氣死了！

日本鬼子忽然打到太原來了，又佔了平定。可是白玉璽不知道什麼是日本，是一個大人麼？也許是一隻狗，一頭狼。也不知道太原和平定在那裏。只知道父親忽然回家了，是從太原回來的，母親說他在太原一個旅館裏當管賬的。

父親回到家裏什麼也不幹，成天成夜光抽「料子」（白面，海洛英等），賭錢，拿家裏的糧食傢具出去賣。大哥二哥是在家裏種地的，誰也不敢說父親，有時候母親說他，他就罵母親；有一回還打了母親一頓，打得真兇，用橈子腳打的。母親哭了半天半宿，白玉璽也哭了半天半宿。白玉璽非常恨父親，父親也不歡喜他。有時候假喜歡，拉着白玉璽的手，說是給他買麻糖吃，白玉璽使勁把手一抽，擰着小嘴跑到母親身邊去了。

後來，日本鬼子老是從縣城裏出來，搶東西，殺人。白玉璽和家裏人村裏人老是逃，逃到山溝裏去藏起來。大人還不讓小孩子哭。有時候吃不上飯，有時候天黑了還不敢回家，又冷又餓。有一次等到回家，家裏的糧食和衣服給日本鬼子搶走

了。母親大哭一場，哥哥的眼睛也紅了。村裏也有不少婦女和老太婆哭哭啼啼的，都是給日本鬼子搶走了東西。白玉璽就像恨父親一樣的恨日本了，比恨父親還要恨！可是還沒有看見過日本人，總是模模糊糊的，連這個恨也是模模糊糊的。

冬天來了，日本鬼子有一陣子不來了。可是村裏兒童們突然都不愛玩兒了似的，誰也不出來捉迷藏，邁磚頭。下了雪，也找不着人罩家雀。白玉璽也很少出門，吃飯光喝稀的，再沒有棒麵餅吃了，心裏很傷心。父親和母親，父親和哥哥，常常相打相罵。爲了沒有吃的，沒有棉衣穿，又吵又鬧。除了母親，誰也不管白玉璽。可是現在母親一個棒麵餅也不做給白玉璽吃，有時候光對他哭，白玉璽心裏真是難受啊。

第二年，父親把家裏的傢具和八畝地，都賣完了。母親從春天起就害病，又氣喘，又心痛，又咳嗽，還要常常躲日本。聽說有八路軍是專打日本的，可是八路軍也不常來……快到收大秋的時候，母親就愁死病死氣死了。

三、從姑姑家裏到老娘家裏，又從老娘家裏到姑姑

家裏。

母親還沒有死以前，父親就又到太原去了，把大哥二哥也帶了去。等到母親一死，白玉璽就一個親人也沒有了。一個五歲的弟弟過繼給伯父家裏。伯父把白玉璽要送到姑姑家裏去。母親死的時候，白玉璽哭得真傷心，爬在棺材上還哭了好幾場。哭得頭昏，什麼也不見，聽不見。現在大伯要送他到姑姑家裏去，他又大哭了一場，對大伯說：

「我不去！」

「你不去？」大伯大聲說：「你在家裏又沒有娘了，誰養活你啊？」

哎呀！再沒有娘養活白玉璽了！白玉璽像挨了一棒子，反倒不哭了。兩隻眼睛四面看看，什麼也沒有看見。

「你不去去啊？」大伯又問。

「去……」這回白玉璽才重新哭出聲來。

姑姑家離平定城很遠，敵人還沒有去。姑姑對白玉璽很好，像母親一樣，也不叫他做活。八歲的孩子不會做活，光在街上和四鄰的小孩們玩：捏泥人、邁磚頭、老鷹捉小雞。這樣稀里胡塗待了一年多。到九歲的冬天，表哥叫他擔水。天又冷，手又小，把水桶掉在井裏了。表哥在他頭上打了一扁擔，他哭了幾聲，沒有告訴姑母，就跑到老娘家裏去了。

老娘家裏人口挺多：老娘、老爺、舅舅、舅子、表哥、表妹……光叫他做活：磨麵、推碾、擔土、掃院子、挑煤、和泥、做煤球兒、擔水。學會了幌盪小水桶，再掉不下井裏去。可是每天擔水，每天擔水，累的不行。這還不要說它，走了爹，死了娘，沒有法子。可是舅舅專叫白玉璽幹活，卻叫比他年歲大的表哥上學。白玉璽也很想上學，又不敢說，因為他知道舅舅不會讓他上，舅舅要他幹活。沒有了母親真是苦，越想越孤單，越想越傷心。好容易幹了一年，到年底，又偷偷的回到了姑姑家裏。

姑姑是疼白玉璽的，給他新衣服穿，給他好的吃。可是表哥常常罵他，白玉璽不知道爲什麼表哥要罵他，他又沒有做錯事。到第二年夏天，姑姑也死了。姑姑一

死，表哥就罵得更兇了，有時候還要動手打！……

「再偷跑吧！」白玉璽常常這樣想：「可是到哪兒去呢？……父親在太原，找父親去吧？不願意。大哥二哥也在太原，就找大哥二哥去吧，可是太原在那兒呢？唉！……………」

四、只有這個老鼠是最親愛的朋友了。

恰好他姑姑村裏有一個青年，在陽泉煤礦替日本鬼子做工，回家來了。白玉璽就偷偷的找到了他，問他：

「我跟你去做工，行不行？」

「不行，你太小。」

「我檢檢煤渣子，還不行嗎？」白玉璽要哭的樣子。

「去就去吧，……小一點日本人也要的。……」

那是莊稼快熟的時候，天氣還很熱。於是除了身上一身破單衣單褲，什麼也不帶，被子也不帶。白玉璽沒有被子。走了二十里，從下午走到傍晚，就到了陽泉。

他住的一個工房有二十多人，都是小人和老頭兒，都是檢煤渣子的。老頭兒有五六十歲的，小人都比白玉璽大一點。也差不多，十二三歲。都因為家裏沒有吃的，或是沒有了父親和母親。天一明就上工，太陽落了好久才下工。除了吃飯的工夫，整天的檢，整天的檢。慢一點兒就是棍子打、鞭子抽、皮靴踢。有一次快下工

了，幾個小人在一塊待了一回，給日本鬼子看見了，飛步跑來拿起鞭子就抽！白玉璽跑得快，沒有抽着。有兩個被抽着的，臉上都漲起像小指頭一樣粗的紅槓子。從此以後嚇得他們再也不敢在一塊玩兒了。下工以後天已經黑，吃過晚飯就睡覺，第二天一早又上工了。

白玉璽累的慌，也寂寞的慌。天氣漸漸冷了，也沒有被子蓋。有一次做夢，娘拿來了一條新的青布棉被給他蓋上，他喜歡極了，跳起來喊：「娘啊！」這樣就醒了。可是沒有娘，也沒有被子。身上還是那身破單衣單褲，破得連手臂和屁股都露出來。身子底下是又冷又硬的土坑和破坑蓆，冷得再也沒有睡着，又老是想娘，獨自一個人偷偷的哭了半夜，一直到天明上工。

白天做工的時候，白玉璽在一個土窟窿裏捉到了一隻灰老鼠，他很高興。不讓一個人知道，他偷偷的找來了一個小木匣，把老鼠裝在木匣裏。上工的時候把牠藏在一個極隱秘的地方，吃飯的時候每頓留下一點小米飯去喂牠。夜晚睡在坑上，就帶在身邊。

他一有空就找老鼠玩兒，同牠說話。有時候還自言自語的代替回答，一個人說

兩個人的話：

「你吃飽了嗎？」

「吃飽了，……可是冷得很，沒有衣服，也沒有被子……」於是他就找一些亂草放到木匣裏，又問：

「不冷了吧？」

「不冷了。……」

「你的母親呢？你沒有母親嗎？」他又問。

「我沒有母親，我的母親早死了！……」

白玉璽沒有替換的衣服，身上長滿了虱子，咬得要命。日本鬼子發了幾塊錢工錢，想買一身單衣。可是老頭兒對他說，天氣馬上就冷，不穿棉衣不行了，再等發了錢，合起來買一身舊棉衣吧，這回要先買了單衣，以後棉衣又穿不上了。

這樣又過了有一個月，好容易才買上一身舊棉衣，冬天早來了。

這時候大哥忽然來了一封信，他在太原旅館裏當茶房，知道了白玉璽在這裏受苦，叫他到太原去。那個拿信的人是大哥的朋友，陽泉人，偷偷的找到了白玉璽。

第二天，白玉璽就跟着這個人上火車到太原去了，火車票也是那個朋友替他買的。

白玉璽一個朋友也沒有，一件東西也沒有。上火車的時候，他就帶着那個小木匣；因為只有這個老鼠是他最親愛的朋友了。可是到了火車上，警察查到了這個小木匣，大罵了白玉璽一頓，就把木匣扔到窗子外面去了。火車走得那麼快，白玉璽看不見他的最親愛的伴侶掉到那兒去了。警察兇狠狠拿着大槍，槍上插着刺刀，白玉璽連哭也不敢哭。

五、成天看變戲法，成天去溜冰。

「空空空空，空空空空」的，火車走得真快。車廂外面長的樹呀，麥田呀，房子呀，接連不斷，都在轉，真是好看。可是車廂裏的人太多，都是穿破衣服的，做工的；擠的慌，也悶的慌……十二點上車，天黑到。哈，洋車，汽車，馬車，可多哩，把火車站堆滿了。人們呀，下車上車，來的去的，耳朵裏哄哄哄哄，多的數不清。走到街上，淨是電燈，亮的很。一排一排的洋房，高的很，還有紅電燈，還有紅字兒的，什麼樣兒的也有，一暗一亮，一暗一亮，看的眼花……

到了大哥的旅館裏，住下來；和大哥住在一間小屋裏，小得要命。大哥說父親在大鄉裏當什麼「先生」（這回才知道是替日本鬼子辦事），是當漢奸，也不來看白玉璽，白玉璽一直就恨父親，也不去看他。

待在旅館裏，大哥要侍候客人，忙的很，沒有工夫陪白玉璽出去玩。白玉璽這裏又沒有小朋友，除了大哥，一個人也不認識。別人也不認識他，誰也不找他玩。白玉璽悶的慌，沒辦法。大哥叫他一個人出去玩，不要走遠。試了幾回，他就真的